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謌

田間詩學卷二

桐城錢澄之撰

鄘一之四 說詳邶風

柏舟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卒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也

鄭云共伯僖侯之世子 按共伯娶齊武公之女史記載齊武公立二十六年以宣王三年卒僖侯立四十二年以宣王十五年卒共伯死于僖侯之卒後則齊武公之卒久矣故詩中惟稱母只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傳興也朱註同　李氏云柏舟堅實而在河中以比志節之堅而夫死無所著也　髧說文作紞繫髦之彩也　毛云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　郝氏云髦毛同散之曰髮束之曰髦古之幼學稱髦士猶今垂髫也兩髦丱也齊風甫田曰總角丱兮是也　內則曰雞初鳴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縰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縰笄總衣紳不言拂髦則髦為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之通飾也　何氏云據內則以拂髦先冠緌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髦而總之為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是也　玉藻云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豈有

既冠即不稱髦者耶　儀禮爾雅云匹也國語毋朱憑其身以儀之註謂憑其身而匹偶之也　陸氏云女子從毋而已故稱毋只何灝云亦因父歿後惟毋命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毋也天只不諒人只

季氏云柏舟在河側則有畔岸蓋以禮義為依也特之言獨音之近也從一而終故稱夫曰我特　慝通作匿陰邪也言不惟他適之事不可為即一念邪思之微亦誓死而靡發則貞固之至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愚按衛之淫者至宣姜而極新臺之後即宜次以墻茨而乃置柏舟于其間為鄘風之冠以見同為

齊女同為衛夫人而貞淫不同如此然共姜之貞不足以式後而宣姜之淫至以成風甚哉淫之易以導人也柏舟之詩存為衛國遺型亦見為齊姜間氣矣

墻有茨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鄭云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傳興也朱註同　茨茅茨也周禮圉師職云茨墻則翦闔以茅蓋墻曰茨　左傳叔孫豹曰人之有墻

以蔽惡也今加茨以覆之惟恐其壞防人窺見其中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乎　歐陽子曰公子頑國人共惡而不得而誅誅則暴宣姜之惡而傷惠公母子之恩比之蒺藜人所共惡之草生于墻不能埽除恐損其墻也　中冓應劭註材構在堂之中也蓋室中構結深密之處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通作攘說文云推也推而去之也詳猶盡也盡言之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傳云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謂辱君也愚按謂為言者之辱猶云污其口也　道詳讀有次第先導之使言而後知其詳既知其詳從而誦言之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子五人齊之強豈慮其蝪不足以君衛耶亦以衛國久無人倫下淫上烝不足為怪可怪者宣公烝于夷姜而生伋居然以伋為世子不知公子頑所生居然父頑耶亦猶父宣公耶齊人使之則為齊者可知

君子偕老　序曰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

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歐陽

子云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註賦也毛傳訣　周禮王后首飾副編次三等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若後之步搖之類服之以從王祭祀者也編者編列他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告桑也次者髲他髮而次第其長短與己髮相合為紒服之以見王也　毛云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别尊卑按周禮衡笄連文為笄橫貫在頭上故名為衡笄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　鄭云珈之言加也孔云珈字從玉則知為笄

飾六珈言飾之以玉其數六也季氏云笄本婦人之常飾推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 佗說文云負荷也委委狀其行步之舒佗佗狀其首容之重象服即下章翟也 孔云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亦謂之象也此章及次章皆以祭服為言極言其盛若子而不淑謂此象服何哉蓋惜其不稱也

愚按是時宣姜內有淫行厭棄公老故首句以君子偕老風之謂夫人本從君而貴故有如此之服飾威儀也名位如此而有不淑之意意欲何居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說文玉色鮮也謂顏色衣服皆鮮明如玉也上章言子指宣姜此言其承上文也翟山雉尾長者取為衣名周禮王后六服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註禕當作翬褕與搖同狄與翟同皆雉名凡雉素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禕衣畫翬褕翬畫搖闕則刻繒為翟形而不畫郝氏云喪大記闕狄作屈狄栖伏曰屈屈狄有褕屈猶袞龍有升降也 鄭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狄而下如王后焉 按此為褕翟闕翟與上所言副皆祭祀之服 鬒說文云髮稠也鄭云髮黑也二義兼有髢說文云髲也宣姜髮美無資于髢故不屑也瑱說文云塞耳以玉為之亦曰充耳揥所以摘髮因以為飾疑即今搔首之類 毛云揚眉上廣晳白晳也

愚按稱碩人之美曲盡其妍此以揚之一字盡之想其動人處全在此矣此章極稱夫人之服盛而容美

國人仰之如天尊之若帝以其為君夫人也不則胡為其然也問之令其自省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展衣赤色毛云用丹縠為之而云瑳兮者象縐絺蒙之色也此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　縐絺鄭云絺之蹙蹙者按凡縐薄細者皆稱絺不獨葛也蒙者于展衣之上加縐絺覆之即尚絅之意古婦人盛服必以薄綃蒙于外也　紲說文云系也袢近身衣即所謂褻衣也此從第一層外服以斂及第一層裏服皆無不鮮白如瑳色也

愚按揚之上只贊以清所美在風神而不專在容色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此數字皆為宣姜傳神寫照

處展如洵如也之人即之子之稱稱宣姜也言非因君而貴為君夫人洵如之人之美不過一國之殊色而已誰尊仰之如天如帝哉邦之媛也猶言國色耳與胡然而天二句相應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愚按宣姜以蕩婦之盛年值宣公之暮齒其不愜意可知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者多矣豈待公歿後始聽齊人使昭伯烝之耶風以偕老必早有棄老之意詩人恐醜聲日著故極稱其服飾之盛君夫人之貴冀其自重耳其所以作詩之意總在言外惟宣姜心自省之　前有墻茨後有鶉奔而置此詩其中則公子頑于宣公在時已有醜聲矣諸詩皆衛未渡河時事而以入鄘明衛之所以為鄘由宣姜淫亂人倫道絕以致衛化為狄而遷于鄘姜其禍之首也

桑中 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朱註以為淫者自作鄘氏云淫者犯禮法方秘其事惟恐人知詩人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送迎會之地韓詩所云匹夫匹婦相會于墻陰明日有傳之者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朱註賦也毛傳缺 唐兔絲也淮南子云兔絲無根而生茯苓茯苓抽兔絲死按唐無根不擇物而附有苟合之象 沬即朝歌衛都也孔云人欲采唐者于何采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興人淫亂者于何地乎必

之衛之邦矣沬鄉唐所生比衛為淫亂之主也　蘇氏云姜弋庸皆著姓凡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言雖少而知好禮也

愚按漢儒稱周禮惟嫁長女仲季皆充媵娣故以孟稱然則宣姜二女何以為許宋二國夫人也　期者相訂以日要者盟誓其情也

按通典衛縣有上宫臺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郝氏云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　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豈弋與姒同姓耶蓋杞女夏后氏之後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褻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按史記紂使師延作新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于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乃紂樂非桑中詩也詩所稱當在朝歌去濮上甚遠朱子以為即此篇誤矣

鶉之奔奔　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朱註興也毛傳缺　鶉鷂屬一名鴽　郝氏云鶉好鬬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曰聖人鶉居鵲性不淫傳枝受卵故亦曰乾鵲莊子曰烏鵲孺以少欲也　陸氏云奔奔鬬也彊彊剛也鶉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亂其匹而鬬也鵲能不淫其匹故以剛言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女君也上章人字指公子頑言惠公不宜以為兄下章人字指宣姜言國人不宜以為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胡安國問楊時墻茨桑中及鶉奔之詩何以録于國風而不削時曰此載衛為狄滅之因也故列于定之方中之前

愚按文公即此無良者之所出也楚宫既作稱廟為誰左傳狄滅衛宋桓公立宣姜之子申廬于曹是為戴公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為文公但稱宣姜之子據史記直書昭伯頑之子則宣公不得為之稱審矣宣姜始以子婦配舅後以繼母偶子與漢書所載匈奴俗何以異哉宜衛之化為狄也

定之方中　序云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悦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朱註賦也毛傳缺　定北方之宿營室也孔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在周初為十二月　劉公瑾云夏正以十月建亥之月昏時定星見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營室此周以後說也在唐虞時定星以戍月昏中至今以子月昏中蓋歲久而差耳　左傳曰凡土工水昏正而栽栽築墻版也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　楚楚丘鄘地也鄭云楚宮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毛云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懸謂置水平地以取平而垂繩四隅以合水也置槷以縣槷與臬同柱也植木為柱以縣繩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眂以景為規蓋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

規者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端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而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　椅梓屬梓即楸也陸璣云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桐白桐也亦謂之華桐以其華而不實漆本作桼　陳暘云古之琴瑟必以桐其唇必以梓則椅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為物所以固而飾之也　陸氏云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毛傳虛漕虛也　孔云知為漕虛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升漕墟登之以望　寰宇記云景山在濮

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景山據二說皆今開州與商頌景山無涉　京高丘也郭璞云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其勢與景山相敵俱近楚丘　蓋先是望楚與堂以審擇兩地之形勢可以建國及見景山與京皆在楚丘而都楚之計定矣桑土肥宜桑者必宜田既登高覩其形勢復下而審其土宜然後定都　周禮太卜之職國大遷則貞龜如周原之契洛陽之食是也云其吉者兆告以吉也卜吉乃建國而居之其後信如卜所言之善即下章所謂民物殷富也

愚按戴公廬漕漕在漢為白馬縣今滑縣南猶有白馬廢城楚丘在漢為濮陽隋改衛南今開州也在滑縣東六十里與漕相去不遠登漕虛可望楚故開州春屬東郡漢晉以來皆為濮陽衛成公遷帝丘杜預註帝丘今濮陽也有顓頊墓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丘城俗名土山村是也漢書東郡縣二十二其首

縣濮陽在郭而白馬正所屬也成公由楚丘遷帝丘只在開滑之間而當時總名為濮陽總屬東郡後人不辨東郡疆域所轄之廣遂專指山左東昌為東郡以東昌之濮州為濮陽以為顓頊塚在焉成公所遷之帝丘謂即其地謬矣　傅寅云堂楚倚邑即今博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按其地去楚丘遠不宜望見皆由誤認濮州為濮陽耳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宿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蠶三月見于東方靈星見而雨也　零說文云雨餘也雨將闌之時　鄭云星雨止星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即為我起早駕欲往說于桑田敎民稼穡務農急也　因雨零而命駕

桑田之野以勞勸耕桑之人凡為國家根本之計萬民衣食之謀其能弘大帛大冠之風以興衛于此見矣　匪直猶云不但也人指耕桑之人言不但勞心于人以下至于騋牝其心無不及也　塞以言其收斂淵以象其深密　說文云馬七尺為騋云騋牝者兼言騋與牝也　謝氏云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程大昌云畜牧末事亦賴人主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于蹢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不肥矣皆由末觀本之論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愚按文公國都甫建即汲汲務農養馬收合榮澤之餘燼以急為富強之圖蓋未嘗一日忘狄難也

左傳僖公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明年春狄侵衛則衛國有備矣後世遷國者去敵稍遠即忘其寇讎不務實事而專欲粉飾太平者何與

蝃蝀 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朱註比也毛傳缺 蝃蝀通作螮蝀毛云虹也 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謂陰陽相干也陰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 劉公瑾云虹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 陸氏云水氣在天成虹天之淫氣尚且惡之如此況于人乎

愚按女子有行二句似是當時陳語故多引用之猶言女生外向本非父母兄弟之所能留但宜守正待聘何至于奔耶　泉水竹竿引此語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彼則欲常在家而不可得此則欲急適人而不能待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朱註比也　隮本作躋　爾雅云升也　孔云虹隮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隮　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愚按陰陽和而後成雨虹以陰陽之邪氣相干而亦成雨旋雨旋止崇朝其雨言其速也以比女子之奔不待媒聘而與人苟合合之易也夫父母兄弟既不能久留則女子以適人為終身矣終身之計如此其

能久

乎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朱註

賦也

愚按昏姻之事定以百年信之大者也如此苟合寧有信乎命天也凡人昏姻由天作之合而以己意為之是不知有天命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愚按朱註以為刺淫奔之詩序以為止奔因其篇次在定之方中之後謂文公新政初行風俗以革衛之民必有見淫奔而知以為恥者猶之刺也曰止者美文公也

相鼠 序云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朱註興也毛傳缺 左傳曰有儀可象謂之儀 郝氏云生而無為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惜者亦惟鼠相鼠相視死鼠也 鄭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愚按鼠晝伏夜行不欲人見人而無禮無儀亦不可以見人也雖賤然人形猶鼠之有皮有齒有體耳其所以為人者亡久矣故詛之以死　齊景公飲酒酣曰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弑君而禮不使也今君去禮則君將安立矣　又曰齊國五尺之童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夫麋鹿惟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班固曰白虎通云夫婦榮耻共之相鼠三章此妻諫夫之詩也

愚按衛人之妻能以禮諫其夫如此是衛風丕變得文公之敎化不淺錄詩者編為文公時之詩有以哉

干旄　序云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郝氏云衛世中衰諸大夫艱難再造屈身求賢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咸稱其車旗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孑孑特出之貌　旄旄牛也　干旄謂以牛尾著于干首孔云九旗之干皆有旄　按九旗皆有旄此詩次章以干旟為言則此旄乃旟之旄耳　旄旌二物凡旗皆有之凡旗于首飾以旄牛尾曰旄以鳥羽曰旌旌下有帛曰縿綴于縿下者曰旒以絲聯之曰紕旄旟旌總之一旟而分言耳

愚按郊邑之人見大夫車旗式賢者之廬喜其下士而轉爲賢者謀何以荅其來意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下邑曰都　鄭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　組郭璞云用綦組識旒之邊是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云析羽爲旌九旗中旟旌雖居其二然旗必有旌此直是旟之旌耳　孔云干旌干旌一也既設旌縿有旟旗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無旒縿也　祝鄭作屬屬著也按浚衛邑水經注云在濮陽縣東南應

去楚丘不遠非今
後儀之後溝也

愚按夏駕兩謂之麗般益一謂之驂周益一謂之駟蓋于兩服之外加兩馬也今曰五之六之則車外副馬所以備傾覆之虞者耳　從子光夔曰予觀今騾車皆四馬前一馬去車稍遠上岡則引之使後騎藉以力進後一馬下阪則曳之使前騎不致奔蹶也五之六之應是此義

干旄三章章六句

愚按衛文公遷楚丘以後敬教勸賢授方任能汲汲惟人才是務故其士大夫化之以禮賢相尚賢人所在式廬以請于是衛多君子蓋有由也

載馳　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

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弔失國曰唁　漕衛東邑也言心口相語虛作此想而為之詞非真有此事也　毛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鄭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也　朱註衛夫人馳驅而歸未至漕邑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告以不可歸之義故心以為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嘉臧皆善也

愚按不我嘉者言不善我此來也其勢必令我不能旋反旋濟矣視爾不臧蓋知其意不善也我思不遠言我之思與人情不遠不閟者言非秘不可以告人者也父母之國有難此行豈能已耶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　按貝背同音亦女出嫁背其父母之譬也本草云貝母治中心氣不快多愁鬱

言已之悲憂成疾庶幾登丘采蝱以自藥乎

愚按善懷猶言善於憂思也但所懷之事各有不同若我之懷固有不得不然者許人之尤蓋執禮以繩我也而無知少年之輩乃羣起爭之舉國若狂斯所為不平耳　從來國事本易挽回以少年喜事者爭之過激遂成不可回之勢皆狂穉爲之害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野許之野也芃芃其麥紀時也狄入衛在魯閔公二年之冬明年爲僖公元年麥已芃芃且入夏矣歷時已久衛人豈不知控于大邦以求救乎但不知其誰因誰極以此欲歸耳　朱註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

至也

愚按極者迫切之至言控于大邦必有所因始能得請也必迫切之至始能動其聽也不知衛今有其人乎諸大夫為我千思萬慮畢竟不如我所之也不知夫人何所之亦不知即有所之將何以救衛祇是情不容已既知不可歸故為此語以致其不容已之情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毛氏作五章蘇氏合二三章為一章以春秋叔孫豹賦載馳四章取控于大邦之意故改為四章　劉向列女傳許穆夫人衛懿公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公將與許女因傅母而言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狄滅衛許不能救衛侯南徙許夫人馳驅往唁

因疾之而作詩君子善其有遠識也

愚按夫人為宣姜女懿公惠公子宣姜孫也向以為懿公女謬矣如列女傳所云則夫人雖有存亡之思而終非從一之道豈可入列女傳哉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淇奥　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叢子載孔子曰于淇奥見學者之可以為君子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傳興也朱註同　毛云奥隈也綠王芻也竹扁竹也　說文云奥隈崖也其內曰奥其外曰隈　按漢武帝塞瓠子宮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淇竹其來舊矣河朔無竹淇奥獨產興武公特稟異氣而生　季氏云猗與依同倚也互相依倚則不摧折而得以成其美以興工夫之夾持也　匪斐通　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　楚倚相稱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磋琢磨之實此就成德後敘述故以四如言亦狀其有匪之象如此　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

之磨　瑟縝密也僴說文云武貌左傳僴然授兵登陴亦武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陸氏云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轉而青矣　宋熙寧中吳安度試綠竹青青詩不依註作王芻扁竹謂之失旨放罷富弼疏王芻扁竹柔脆之物不足以比武公之德史記河渠書有云淇園之竹明是竹箭之竹安度未為不識題義乞下學士院看詳于是賜安度出身　充耳瑱也惟服冕旒時有之皮弁以下不得有充耳琇通作秀禾實也禾有實則下垂充耳之形如之故都人篇曰充耳琇實　瑩潔也說文云玉色　弁皮弁也會其合縫處周禮註皮弁以皮六方縫之其合縫處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玉琢為珠如星

旒之數其名曰璂通作綦即此詩會弁如星及其弁伊騏是也天子諸侯皆服皮弁以視朝禮在朝君臣同服時武公入相于周則是亦在王朝之服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簀席也言密如織席培植久也　圭制上圜下方璧制外圜內方如金如錫言其從革之隨宜從容中道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圜之各當周旋中禮也　按車上横木曰較乘者以手憑較較下重横一木曰軾車上人致敬則憑軾以俯閒適則憑較故為寬綽之時較說文作較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闌之古謂較為車耳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見天子符曲銅

之說矣　朱註寬綽無歛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無適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陳傅良云古人肅肅不廢雍雍僮僮不廢祁祁祁有張必有弛也　按虐者戲謔之過必至任情凌物言善戲謔兮已是中節復言不為虐以足之耳一張一弛各得其宜所以為有斐也　劉公瑾曰前章瑟僩赫咺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嚴氏定為幽王時詩考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平戎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意必此時入相耳徐幹中論謂此詩之作在武公年九十作抑詩之後歐氏補圖屬之于平是矣

愚按武公作懿戒酒誥祗自勗以敬慎此篇則國人誦美其德者即敬慎之效也公九十之年好學不倦以禮自防可謂文德矣而平戎于王卒謚武公古人之武功必本于文德固非後世之所為武也

考槃 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莊公名揚武公子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朱註賦也毛傳缺　槃木器考槃猶扣盆擊缶之類所以節歌貧而樂也　碩人所謂大人也寬言其心廣也獨寐寤言者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也心口自言永誓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毛云曲陵曰阿　鄭云薖饑意言饑而自得猶泌水之樂饑也弗過不敢過望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軸說文云持輪也釋名云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言其與世推移猶軸之隨輪以轉也莊子炙轂䡅亦此意　朱註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一說不以姓字告人　劉若宜曰碩大也凡有大德之人而不得志者謂之碩人簡兮之碩人賢士失職者也莊姜申后之稱碩人無寵于君者也謂其有度量能容忍耳此詩寤言自得無所感憤故可以稱碩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愚按此碩人非忘情于世如石隱者流也曰寬曰過曰軸其作略器度具有大人之量故稱之為碩人惜衛之不能用也

碩人　序云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郝氏云此詩本為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及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恒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不足復為昏主道矣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褧襌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襌衣為其文之太著 褧與絅同亦作景士昏禮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古婦人盛服必加襌衣于外即周禮六衣之素紗偕老篇之蒙彼縐絺也 莊姜齊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太子早死僖公立不言僖公而係得臣者明其為適女也 孫炎云謂吾姨者吾謂之私則邢譚皆姊妹之夫互言之耳

愚按首一句是于莊姜始至之時衛人初見而贊嘆之詞謂足以為吾君夫人也為衛廢也 周禮言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人皆其姊妹行也足証其妾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茅始華曰荑　禮運疏曰華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　凝冰同字內則云凝者為脂釋者為膏　蝤蠐桑蠹也白而長故以況其領　犀瓠中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　毛云螓首顙廣而方鄭云螓蜻蜻也

愚按此章備述夫人之美合首句玩之所謂長大美好也末二語畧寫其姿然覩莊姜動以禮法自處則其倩盼亦自不苟宜其不足以爭嬖人之寵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也說舍也　鄭云言莊姜此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按莊姜在塗所服錦衣于此

始易夫人嫁時褕翟之服也則敖敖亦狀其止于近郊以俟君迎從容自重不迫入國門之意 四牡三句言莊姜自近郊更衣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 說文云馬高六尺曰驕鑣者馬銜外鐵所以斂其口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沫爾雅謂之钀 幩鑣飾也嚴氏云鑣鑣非一鑣也每馬之鑣皆有朱幩之飾故曰鑣鑣 孔云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帷以自隱蔽謂之茀夫人車以翟羽為飾

愚按此章言莊姜始至國門進止有禮足以覜大國之威儀及夫人之莊重也 國人樂得夫人以為君配而又鄭重大昏之禮故謂大夫之在公者且宜早退毋使君勞倦于政事而于禮文或有所缺耳非恐不得其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朅

此章即來途所見以起興自齊適衛河界其中北流入海　活活說文云水流聲　濊濊罟入水聲說文云凝流也鱣似鱘即鰉魚也鮪鱣屬即鱘也　陸氏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詩于漆沮及河皆言此魚發韓詩作鱍魚掉尾也諺云撥剌　葭葦之未秀者即蘆也菼萑之初生者似葦而小長大名亂成則名萑又名騅亂或謂之荻　揭說文云高舉也　馮時可云葭菼出河中者得氣尤厚北魏信都芳為律管吹灰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　庶姜同姓之媵也庶出為孽孽孽言非一孽也　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說文云去也楚詞車既駕兮朅而歸庶士送姜來衛既畢事則去

衛而歸

愚按此章極稱齊地物產之殷夫人媵送之盛以見齊為富彊之國鄭太子忽辭昏于齊曰齊大非吾偶也鄭人惜之謂失大國之援衛人方以為衛幸而豈知姜之無寵于公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愚按詩旨因莊公不禮夫人國人為追述其始至之盛其族世容飾如此冀公為心動而悔悟也閔姜之情深于言外左傳謂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左傳晉公子重耳如秦秦伯納五女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疑即此末章因秦伯納女故有庶姜孽孽之咏耳

氓 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

悔喪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返正刺淫佚也朱註

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

愚按此改適之婦挾貲適人而失身奸詐之徒賄盡愛弛因追敘為其所愚而轉念故夫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朱註賦也毛傳缺　氓字从亡从民乃流徙之民非土著者　楊慎曰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敎氓又曰新氓之治注謂新徙來者若本國民已授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敎之乎孟子謂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許行陳相自楚宋之滕皆曰願為滕

氓即其義也蚩蚩蠢而無知貌
頓丘在淇水南今開州也

愚按此婦之失全在誤認此氓為蚩蚩以為忠實可託終身也觀其假貿絲以誘婦此豈蚩蚩者志在利其賄耳　氓即女謀本意不用媒合利在速成婦雖心許而猶鄭重其行故送之語以需媒而俟秋也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四月賣新絲則已過仲春之期故無媒氏古人納采問名皆在八月之中以陰陽交會之月為昏禮之始也
以此訂氓亦非同淫佚之婦草草苟合者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朱註賦也　復關闗名氓往來所經之地疑與婦居近故可望也　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南有復關城

愚按此章蓋氓既去而復悔之恐其去而不來併日前良媒秋期之訂到此亦自悔其執著矣于是望而不見則泣既見其來則喜亦不問其前言之踐與否也而蚩蚩者始終無媒惟以卜筮之吉紿之婦知媒竟無人而秋不可待亦欲借卜筮以圓通耳車來賄遷此婦入蚩蚩之彀中矣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註比而興也　說文云凡草曰零木曰落　桑葉沃若有葚以來鳩食正是夏月時未及秋期故即初嫁時之景以起興　鍾惺云淫婦人到狼狽時便看破許多道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愚按此章既至詆家之後窺詆意不良旋即愧悔已無及矣以鳩興女以桑興士沃若喻初時情意之濃鳩嗜桑葚之甘而至于醉猶女貪男情之濃而至于失身也耽情一往不反也說無以自解說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朱註賦而比也　隕說文云從高下也曰其黄而隕桑葉先黄而後隕以比男子之情眷先淡而後衰也

帷裳箋云童容也車帷在上曰幄在旁曰帷裳

愚按此章述詆之情衰也詆意本利其賄三歲食貧賄已盡矣能無棄乎淇水二句追憶初嫁之時即車來賄遷之時也水漸車帷相隨以去所謂嫁雞逐雞飛也回思往事女宜有怨乃女未爽其始意而士反

有二心士眞罔極哉罔極者言不可測度楚詞所謂怨靈修之浩蕩也二三謂變幻多端也葢至此而始悟蚩蚩之氓爲罔極之士婦初誤認爲氓今復認稱以士婦眞無識矣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註賦也　此章承三歲食貧言其爲婦之勞男以女爲室言室之勞我自安之曾不以爲勞也靡有朝謂無朝起盥櫛之暇也

愚按言指來即我謀之言旣遂謂車來賄遷之事前章疑其罔極今則至于暴矣至于者不意其至于此也此婦當是無父母惟有兄弟

既適之時未嘗謀諸兄弟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註賦而興也

愚按此章自傷其不宜改適也初以盛年新寡恐老而無依故及時轉嫁冀與偕老耳豈意所適非人老而仍寡詩曰内無怨女怨言無夫也或曰怨猶言怨偶也女子依于大夫猶淇之有岸隰之有泮謂得所依耳此自述其不得已而嫁之情乃今仍無依于是始追念其髫年夫婦之恩也内則註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則男女小時皆得稱總角猶云垂髫耳雖冠而昏笄而嫁亦猶是總角之年此稱其年也言笑信誓述爾時之情好也反背也信誓旦旦曾不思及其背誓也謂世間男子皆然以是有今之見背亦初

不之思耳我之誤矣亦已焉哉葢無所歸怨之詞也諸說以總角之宴為與氓結禱之初玩篇中來即我謀等語婦非室女氓非稚男可知矣

氓六章章十句 序謂此詩或乃困而自悔又曰美反正刺淫佚也

愚按悔則有之反正則未也夫悔者聖人之所急許以其為能反也至于婦人既失身于人其何以反如荀文若之于曹瞞柳子厚之于王叔文皆賢者也一失其身終身莫逭雖悔之何及耶

竹竿 序曰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愚按序謂不見荅者當是宋桓夫人初失志于桓公之時所作衛方全盛故所思在淇極言其風土親戚

之可懷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說文無籊字當通作擢擢引也謂引竹竿以釣也　陳式云生近水濱者以游釣為樂此章思淇之可釣末章思淇之可游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泉源自西北東注之　嚴氏云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愚按若就地勢觀之則淇在左而泉在右矣嚴說似是　女子有行是當時成語故詩屢引之言父母兄

弟且遠汎

淇水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玉白色言其笑而見齒白也佩玉所以節步儺緩行也

愚按此章思在家時諸姑姊妹之朝夕相伴笑語步履宛然可念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說文無滺字通作攸行水也楫所以櫂舟也此章言淇水有舟楫之可樂也駕言即指舟楫篇終纔出一憂字始露本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愚按夫人未幾為桓公所出歸于衛在衛思宋復為河廣之詩則此詩非思衛也蓋大歸之幾已見故預為鄰國之思勢且必歸幸有父母兄弟以相依有姑姊妹以相伴有舟楫出游以舒懷聊自慰耳夫人豈樂于歸衛者哉

芄蘭　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註蓋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傳興也朱註同　蒐蘭之小者名芄蘭者以芄叢生水中似蘭而莖閒故字從芄而又呼以蘭也其質

輕揚善泛故取為㓜穉不能自主者之比　觿者成人之佩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其下別云男子未冠笄者但佩容臭而已　劉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鄭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　容者雍容遂者適意悸者傍人代為之驚悸言不稱其服也　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今居然垂也故為之悸通篇比體借童子蹝等之狀以為刺非正斥惠公為童子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說文云射決也周禮作抉謂鉤弦也

愚按前章知字作智此言甲為十干之首猶長也能猶寧也所佩如此其識見寧有不智于我而材勇寧

不足為我長乎反辭以譏之也蓋觿所以解結以象智也智不足則虛佩觿矣韘所以發矢以象武也武不過人則虛佩韘矣惠公稱年在位聽其母與庶兄淫亂亦不智而不武矣

芄蘭二章章六句

愚按通篇純以童子借言併不及君而刺在篇章之外

河廣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雜記有諸侯出夫人禮春秋紀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天子以天下為家無所為出也桓夫人被出之故不可知而出妻與廟絕不可復返故河廣之詩聖人取之　按說苑宋襄公為

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合此詩觀之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葦說文云大葭也言河易渡宋易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不容刀亦喻其狹言易渡也凡舟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載馳見許穆夫人于衛為克孝之女河廣見宋桓夫人于宋為畏義之婦

河廣二章章四句

嚴氏云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狄

入衛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此詩誰謂河廣則是作于衛未遷宋襄公猶為世子時也

伯兮 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周岐云此即繻葛之役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朱註賦也毛傳朅說文云去也言其去從役也殳體八觚戈殳矛戟皆插車之輢上此云執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前驅如今道引也 崔豹云殳前驅之器以木為之後世以赤油韜之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孔云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也膏以澤髪沐濯髪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註潘米汁可以沐頭　蓬草之不理者葉散生末大本小遇風輒拔而旋　一說自周室東遷天下稱為東周詩曰之東猶之謂之周耳

愚按三國之士其始至京師以赴王命猶未知其果伐與否迨聞王師之東則伐鄭決矣伯也前驅室人始有死亡之慮故憂思益深耳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凡人之憂思雨中為甚日出則意以少舒至憂思之久轉覺于雨相安而日出非所宜矣思伯而至于首疾或以為不宜過思者在我寔甘心焉願言者意中語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毛云諼草令人忘憂鄭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董子曰欲忘人之憂者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 陳度云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

愚按憂思之極不信世間有忘憂之草可樹北堂前章甘心首疾此章即心痗亦所不辭蓋思之不能自解亦竟不欲解也寧願已以思伯之故至于成病而祈祝伯之無恙意在言外

伯兮四章章四句

愚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有大功于王室桓王以小忿興師師先曲矣鄭莊公忍于誓母寧不敢于抗王王師必敗婦人女子皆知之卒之祝聃射王中肩而三國之師皆奔此執殳之伯存亡不可

知矣

有狐 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朱註曰國亂民散喪其配偶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作

愚按篇中絕無喪偶求匹之情左傳秦伐晉筮之曰獲其雄狐解者曰狐蠱其君也狐可以目君亦可以目士大夫矣朱傳國亂民散當是狄初滅衛衛人東從渡河之時士大夫逃亡相失不得渡者流離河外喪其車服躑躅于淇水之傍見之者傷之而賦是詩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狐性善疑凡渡河聽水下水無聲乃渡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亦以尾重易濡溺也古語有云狐欲渡河無如尾何　綏通作緌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綏狐尾之垂似之綏綏狀其曳尾行遲遲不敢渡河也　石絕水曰梁　吳龍穎云上衣下裳章服也無裳知其為士大夫失其章服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疊石水中跳之以渡曰厲狐性疑始猶在梁既而在厲不敢從梁渡也　帶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側旁也非正渡之處轉疑轉怯併有厲石處亦不敢近矣防患之至也服命服也

愚按合裳帶與服觀之其為士大夫而言審矣亡國孤臣失路游蹤常經路人物色之為敵人所覺情事

危苦可以想見

有狐三章章四句　左傳衛戴公廬于漕齊桓公歸公乘馬祭服五稱何氏謂即詩所云憂之子無裳無帶無服者是也衛人感之故與木瓜並列以志齊桓之德愚按是時衛已渡河而猶稱在淇于義未合

木瓜　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朱註賦也毛傳缺　木瓜楙也陶隱居曰梅望之而鬬渴楙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　瓊應劭云玉之華也　琚佩玉之名按佩有璜有珩有琚　蘇氏云瓊琚之于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爲報永以與之爲歡好而已衛人感齊桓救患之恩故設爲瓜瓊不等之喻言人遺我以微物猶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　歸子慕云謂之報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姜爲異姓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詩人所以感思桓公之德無已時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舊說以木桃即桃木李即李姚旅云木桃樝子似木瓜小而酢澀色亦黃木李榠樝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蔕木李單蔕耳　瑤从玉从䍃古人佩玉取其美質而易損用以攝心寓戒也故從瑤即珩下之

蠙珠是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玖从王从久玉久土侵失白光似石故从久也　按琚瑤皆佩名玖乃玉名　孔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　許叔重云瓊赤玉　李雅云今稱雪者多比以瓊故瓊州瓦皆白色則瓊為玉之白者　淩濛初云齊桓存亡而衛忘亡故作此感恩之詩夫子錄于衛風之終王風之前正以見有齊桓霸業而後中國始知有王耳

木瓜三章章四句

郝氏云此章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其再造之恩秉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之背德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

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愚按衛自康叔受封至武公有功王室命為公入相于周稱極盛矣及懿公時滅于狄而衛以亡賴齊桓存亡之力文公復興于楚丘是亡而復興者齊之力也故録衛風者以淇奧始以木瓜終焉

王譜略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武王居洛邑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西都十一世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

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一之六 孔云王者王城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言其政令所及止于封域不復及于天下也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愚按王城謂之東都今河南府或曰新安縣是也成周謂之下都即洛陽而洛陽故城在今府城東洛水之北地道記云王城去洛城四十里東漢西晉後魏所都非今附郭之洛陽縣也遺址可考而知 自平王東遷之後凡稱西周指豐鎬也稱東都指王城也及威烈王後東都下都又分二周所謂西周則東都王城也所謂東周則下都成周也

黍離 序云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謝氏云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之大夫之外無人也書文侯之命王所以訓戒晉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有感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朱註賦而興也毛傳缺　本草註黍有二種米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糯耳　離通作麗重言離離者衆黍分布相屬著也　稷似黍而小黑色古謂之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亦謂之穄　孔云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也　毛云靡靡猶遲遲也蓋意懶而足不前之貌搖搖謂心

無所附著國榮心揺揺如懸旌是也　鍾惺云知我者二句蓋以黍離爲固然不復知此爲何地此詩之作爲何由矣　楊在云謂我何求蓋習居東遷之小朝廷以一命出使爲榮而不復知有宗周之盛興亡國之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說文云不成秀也通志云稷穗似蘆而米可食　如醉言憂之沈昏不醒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實謂成實實而堅也　孔云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也　羅氏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農家以三月上旬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黍固有早晚其晚者至孟秋始熟故庶人秋乃薦黍惟黍有早晚三種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蓋以早晚為異耳　又云黍大體似稷故古人併言黍稷行役之人有憂於內則有不察于外故于此或不能辨也劉勰云思親者栽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蓋心在于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申培說平王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

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為田咸生禾黍旁徨不忍去故作此詩曹植亦云伯封作黍離

之

詩

愚按犬戎弒幽王遂據有岐豐之地平王以賜秦襄公使自取之易世而後文公始有其地序云周大夫行役當是東遷數十年以後之事矣故所見如此

君子于役　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朱註謂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之而作

愚按篇中感物興思皆牛羊雞栖為尋常耕牧之家所見似非大夫妻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註賦也毛傳鈌不知其期計時也猶云不知有還時否也曷至哉計地也言遠不知所去也　毛云鑿墻而棲曰塒雞之將棲日則夕矣日而已夕則羊牛下來相承而下　陸氏曰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常先于牛故也　鄭云言畜産出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言不計日月也佸說文云會也爾雅云雞棲于杙曰桀括說文云絜也猶挈也蓋以繩繫之挈而來歸曰下括也太玄經云四馬就括　苟鄭云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猶云庶幾無疾病乎所謂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即此意也　謝氏云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

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所以體羣臣也豈有于役之人而使其家不知其期不知其地者哉鄭氏云覩杕杜采薇悲日月之繼嗣多恤于匪載匪來悼啟居之不遑烈憂于載飢載渴與此詩不甚相遠然彼則自上閔之此則自下述之民情舒鬱所由異乎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齊襄以瓜時遣戍及瓜弗代無知之禍因之人君勿以于役為細故哉人情固聖王之田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愚按是時王室新造平王不撫恤其民而使遠戍于申申雖王舅而父仇也于役之民心已不服而況久無還期使役者怨于外處者思于家以彊秦方盛之世戍卒發難天下瓦解況新造之弱周乎

大夫于時而思其危難亦深思遠慮者也

君子陽陽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莊子以陽為亢孔揚則陽陽者氣亢于内容貌不枯也　孔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葉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于三器之下而别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也而知其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用本施于笙言簧可以見笙非竽篪也　房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内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也故得有左右房是人君燕

息之所房中作樂葢周禮大宗伯旄人所謂燕樂是也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　朱子謂古人於房前有壁後无壁所以通内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樂貌翿纛也葢執之以引舞者今之羽葆幢之類　敖與奥通房中深處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愚按房中之樂其始本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用女史歌之以節義序秦改曰壽人漢本周樂仍名為房中房中者婦人禱祀于房中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是楚聲也然則房中者是後庭燕私之樂而為之樂工者不過俳優之徒人主所狎暱玩弄決非士君子所肯為也郝

氏以為與衛風之簡兮皆士人失職而淪跡於伶人誤矣彼固為籥師掌教國子之舞而屈之舞於公庭是人主用之非其地也若此之由房由敖居然陽陽得意蓋梨園教坊之輩以得親近人君為樂者申培說景王好音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蓋有以哉

揚之水　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孔云平王母家申國惟應戍申併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姜姓也重章以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未戍甫許也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皆此類也　按申姜姓之國四岳之後初封于宛今南陽府是也宣王時遷于謝則今信陽州是也甫本作呂姜姓唐世系表云宣王時改呂為甫故尚書呂刑亦作甫刑其後申呂皆入于楚許亦姜姓即今許州國

語曰齊許申呂緜大姜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存是許與申呂皆同姓也竹書紀幽王被殺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也

愚按申繒合西戎以伐周志在誅褒姒伯服重定太子耳不意戎殺王而遂據有周也不得已方立太子東遷于王城以周地賜秦秦戎世仇以秦滅戎未必非申伯之謀故戎仇申而王遣兵戍申併戍其同姓之國且以藩王室也先儒以王德申之立己而忘殺父之仇豈洵然乎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傳興也朱註同　揚字从手以手播揚之義蘇氏云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

雖東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　歐陽子云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　皆望不至之辭懷者指諸侯國人言言其懷安于家而不肯受役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左傳楚子重請取于申吕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吕也晉鄭必至於漢則申吕相距不遠此戍申亦以戍甫與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楚小于薪蒲輕于楚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愚按古者列國有難方伯以王命徵諸侯之師戍之王室東遷不復能調遣侯國惟以王人從事而已揚之水言勢力之弱調發不動也彼其之子指諸侯國人而言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

呂氏謂平王之戍申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夫晉于杞戚也非仇也以其棄諸姬而屏夏肆君子猶譏之若平王奄奄甘為讎人役又未可同日語矣

中谷有蓷 序曰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

室家相棄爾朱註以為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　申培說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傳興也朱註同　蓷一名茺蔚即益母也好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　嚴氏云谷中之地陰潤蓷宜難旱也　今暵其乾者旱則乾者先熯猶饑饉則貧者先悴也　仳說文云別也近曰離遠曰別有女為夫所棄或近而離或遠而別見非一女也　歎說文云吟也亦謂之長太息　艱難猶言窮厄也　蓋歸咎其夫之所遺云爾未有怨意　黃佐云周官行于盛時每遣小行人賙委其凶荒今至于室家相棄唯付之無

可奈何時事可知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修長也說文云脯也旱既久則草乾之極如脯然也條猶長也漢郊祀歌云聲氣遠條　嚴氏云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深于歎矣不淑年凶荒猶言不幸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嚴氏云生於濕今亦為所暵以興富足者亦乏絕矣啜說文云茹也詩詁云泣而縮氣也所謂飲泣也

無聲出淚曰泣　何嗟及者雖其所遭之不幸亦自傷所從之非人也　蘇氏云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既先熯其乾者及其甚也雖生于濕者亦不免也旱及于濕則盡矣始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棄之矣甚至有無故而棄之者故始而歎知其不得已也既而歠歠者怨之深矣至無故而棄則泣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愚按王室東遷舊都之民無所依怙故其流離顛沛至此王已棄之如遺保此東土而且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遣役戍申以報立已者之德録詩者次此詩于戍申之後欲王重卹此孑遺哉

兎爰　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

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繻葛之戰蔡衛三國之師先奔王師遂敗作詩者傷王室微弱諸侯攜心無肯為王力戰所傷者徒斃內之民而已

愚按周鄭之交惡由周畀虢公政也繻葛之戰虢公林父將右軍而先奔坐視王卒之敗以致射王中肩自此一敗天下遂以輕周矣爰爰之兔所以罪林父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爰爰爾雅云緩也宜通作緩　毛云鳥網為羅說文云以絲罟鳥也　吪說文云動也臥既覺必先有聲言自今以後庶幾寐而不動不見此景象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大網有兩轅中旋罥以捕鳥展轉相觧　造構也言禍端尚未構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韓詩云施羅于車上曰罿罿罦是一物或罿小而罦大耳　聰聞也凡寐者必呼之而後能覺故欲其無聞聞先于覺覺先于吪

兔爰三章章七句

朱註謂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是詩取興雉

免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申培說晉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　按鞅與荀寅范吉射為難周劉文公與范氏世為婚姻故周與范氏鞅討于劉遂殺萇弘以說詩中似以免譏劉以雉傷弘也

葛藟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喪服小記說族之義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自高祖至玄孫其世九此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同出高祖者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傳興也朱註同　葛藟枝蔓聯屬有宗族之義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

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爾雅云重厓爲岸岸上爲滸厓即下文之涘也　陸氏云滸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固王棄其族曽是之不如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逺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嚴氏云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逺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涘在滸之下漘在涘之下許氏以爲岸下爲水洒蕩齧入若脣是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左傳周襄王欲以狄伐鄭富辰引棠棣之詩以諫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王不聽此詩豈作于此時耶

采葛 序曰懼讒也 鄭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李氏云小人之譖人多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譖蕭望之亦候望之出沐日上之 郝氏云小人之排君子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韓愈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詩人憂一日之不見其慮深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箋云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一説葛可以織以喻讒言之蔓引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所以供祭祀 鄭云采蕭喻臣以大事使出 一說蕭可以爇以喻讒言之薰灼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所以療疾 鄭云采艾喻臣以急事使出 羅氏云蕭艾本皆香草離騷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又曰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則比之惡草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王曰無之故周鄭交

質疑此詩為莊公所作其後遂有繻葛之役則此詩為兎爰張本

大車 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

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申培說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

詩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朱註賦也毛傳缺　大車牛車也檻檻毛云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　毳柔毛也菼是蘆之初生色青如騅蓋以柔毛織成為衣而有色青如菼者有色赤如璊者為子男之服天子大夫四命服視子男　古者比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小者曰輕車即兵車所以戰者大者曰重車即役車所以載輜重者　季氏謂毳冕五章之畫衣以絲為之如菼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為之菼騅也亂也璊虋也即大雅之維糜也詩人意謂役久衣敝其蒙茸綻裂有如此耳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說文云口氣也啍啍口氣遲重之貌以象車行遲重也璊玉赤色奔行速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章承上畏子不敢而言言已之不得歸也此生離異惟死得合葬耳誓之皦日以明已誠葢寄訊室家而為永別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朱註以大車為大夫之車謂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而淫奔者畏之而作

愚按大車為役車也自戍申以後王人久役于外不得歸者多矣申說為是

丘中有麻　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郝氏云留周大夫劉氏古劉與留通大雅桑柔篇曰捋采其劉亦謂殘葉存留者也晉士會奔秦既返而其子有留秦為劉氏國策云處者為留則留即劉也

愚按王子朝之亂單旗劉蚠忠于王猛子朝黨逐之劉子奔楊已而如劉及子朝敗劉子始入于王城此詩當是王城之望劉子之來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朱註賦也毛傳缺　麻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月令秋食麻與犬

愚按此章似劉子初奔楊時張皇去國詩人憂而嗟之望其謀定而來施施從容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麻與麥先後熟李與麥同熟謂之麥李皆夏秋間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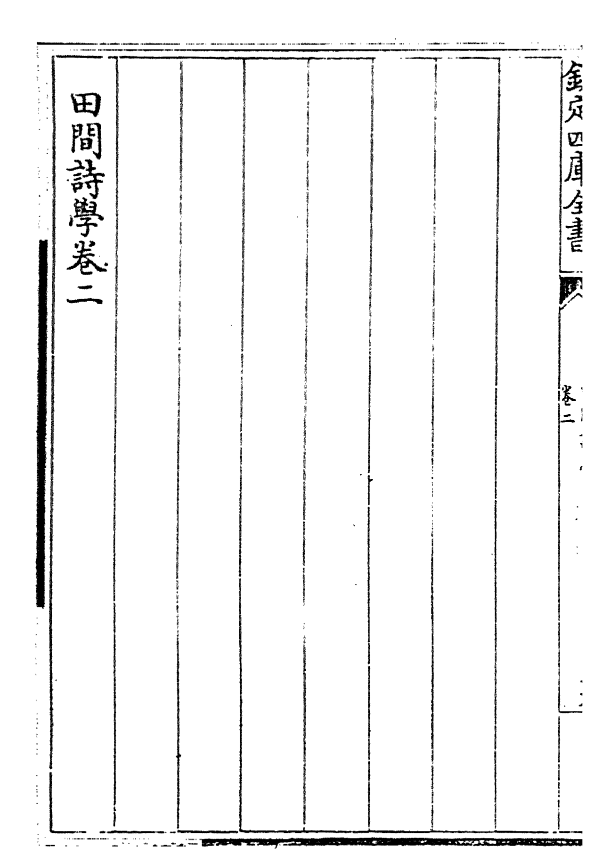
愚按子朝之亂正在其時此章聞劉子之已返劉劉食邑也知在其國矣喜其來居于食邑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愚按此章望其早來共解佩以贈之相與合力攻子朝也貽我佩玖者貽以我所佩之玖以明佩服之子之久也　植物中麻最多子五穀中麥最先熟李亦木之多子者以況留子之多助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朱註謂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疑有留之者而作郝氏謂留為周大夫劉氏但未指其事其人以實之耳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田間詩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田間詩學卷三

桐城錢澄之撰

鄭譜略 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

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愚按咸林所封之鄭曰西鄭亦曰南鄭今屬華州無其名矣謂南鄭者以華州在鎬京之南也謂西鄭者以圃鄭在其東也　爾雅云鄭有圃田註一名原圃今在中牟管城之間穆天子傳穆王出游必返西鄭鄭近都畿圻内之邑也又曰祭父自鄭圃來謁所謂鄭父之丘是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為桓公多父其桓公友字耶據譜是桓公死後始為武公所取因其舊封鄭也故名曰新鄭世紀云有熊氏之墟黃帝所都也服虔云鄭取鄶而不居其都杜預曰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然則新鄭是鄶也非鄶之都也今禹州之新鄭縣是也後為韓哀侯所滅韓徙都焉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今汜水縣為東虢國

鄭之制邑虎牢即在其郭外過虎牢即成皋矣史伯曰前華後河華在西鄭今當云前嵩耳

鄭一之七

愚按王室東遷鄭為至親又有大功于周蓋從周以東者也故次于王風之後今春秋列國次序周後亦次以鄭

緇衣　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朱註從舊說以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善之而作是詩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朱註賦也毛傳闕　緇衣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者故禮通謂朝服　宜說文云所安也敝與還皆句讀言他日此衣若敝我當更製以賜　予指武公也諸侯即位未踰年改元稱子館客舍也東都新遷武公止於客舍平王親臨視之以省其舍止之安否也還謂見畢而駕旋也承適字而言粲粟治之精者　嚴氏云既見之而歸又取米之精者而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　孔云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伐柯王迎周公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云好猶宜也造說文云就也謂成就之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綦兮蓆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也明其所贈緇衣不止一襲也　作猶造也平王之愛武公雖用物有盡而寓意無窮故其言之不一而足如此

緇衣三章章四句　按竹書王錫司徒鄭伯命在平王三年此時武公已除服即吉不應以予稱且曰適子之館明是周初遷都時棲止未定武公暫就客舍以居此詩之作在武公初受封為伯而從王入王城之時非為司徒之日也

愚按武公有功王室王禮之如此上下之交可謂孚矣故錄之以為鄭風之冠及莊公代武公為卿士以王之不禮遂有射王中肩之事春秋之無禮於君未有如鄭之甚者也雖始禍在王然莊公忍人也殺弟誓母豈知有王故于緇衣之後即繼以仲子之篇

將仲子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申培說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朱註賦也毛傳缺 以折樹為喻猶披枝傷心之說呂氏云首三句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拒之之類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也其拳拳于叔而不得已于姜氏可知矣 嚴氏云公未嘗有是言也詩人代公言之若謂我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

乎荅譎辭也　孔云于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故與母連言之也　鄭云私懷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于父母之言不得相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云諸兄公族　嚴氏云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議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杞桑檀皆木之堅韌者故以比段　呂云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

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郝氏云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為莊公拒諫之辭畏父母諸兄國人云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寬而心甚險

愚按莊公封段之時已為備段之計祭仲屢諫一則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再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慮之早矣恐仲之多言以泄其謀也公知段非己之敵也不為戎首俟其發而應之以為己之克盡兄道也而豈知殺弟之心千載而下皆見之哉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按左傳襄二十六年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賦詩之吉豈非欲護惜兄弟耶則此詩之作正如序說朱子目為淫奔之詩夾漈鄭氏誤之也

叔于田 序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悦而歸之蘇氏云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使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郝氏云莊公縱弟遊蕩比暱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於大戮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朱註賦也毛傳鈌 嚴氏云叔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慫恿如此必為厲階以自禍莊公畧為不禁止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狩者冬獵之名杜預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擇也　好者獻酬歛洽情意交通之謂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云服馬猶乘馬也武于服馬見之磬控馳騁力能使馬之謂

愚按祭仲謂厚將得衆叔所得之衆即此輩也大抵飲酒馳馬無賴之徒故鄭一以兵臨京京即叛太叔段其兵之不足恃莊公知之熟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以此篇為叔于田後篇為大叔于田何氏謂段稱大叔

據左傳在封京之後號為京城大叔既受寵異之號又有人民甲兵之衆不得出居里巷下雜民伍

玩此詩卷無居人等語當是未受封時事耳故但以叔稱

叔于田 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呂氏云摯爲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談笑而道之者也 郝氏云玩二詩極道段材勇武藝其繕甲治兵不軌之意隱然于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未詳賦也毛傳缺　毛云叔之從公田也　孔云公亦與之俱田也獻于公所者進之于君前　凡物之四數皆名乘四馬為乘馬四鴈為乘鴈四矢為乘矢　陸氏云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車馬衣服之間而已叔于田乘乘馬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比晉鄭之所由亂也　此章言叔之善御往田時自矜其能觀代御者執轡其御馬之能如此　五御之法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旋應舞節也　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今曰兩驂者驂之外又益一驂即騑是也　服制于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　爾雅十藪云鄭有圃田言在藪在圃田也　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惟冬田用火禮記疏云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　襢說文作膻肉膻也脫衣而見體也亦作亶荀子露亶是也　襢乃丹縠衣王后之展衣矣　裼說文云袒也袒者衣縫解也　暴

當作摹說文云疾有所趣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　襄通作驤說文云馬之低昂也兩服上襄言兩服在兩驂之上其行並低並昂即下章所謂齊首是也驂少次服行如雁斜曲禮註云鴈行者與之並而差退是也　此章專稱叔之善射良御指御者言蓋叔本善射因有良御而益以濟其善射也下二句正舉其實　毛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謂之磬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磬之折殺其形必曲故曰磬折控說文云引也馬行方速遇獸而射引而止之即止隨所制勒也　嚴氏云縱放箭也送送箭也能縱能送則矢去

勁而有力要知磬時未嘗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 上章徒搏第見始至之勇此章乃言其射獵之實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馬黃騂曰黃驪白雜毛曰鴇上章言黃此章言鴇蓋田馬之中有黃者又有鴇者或兩服為黃兩驂為鴇也 如手毛云進止如御者之手鄭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阜本土山名言火勢高而厚也在藪二句雖與上同然巳是田事將畢時也 鄭云田事巳畢則其馬行遲發矢稀 掤所以覆矢一作冰左傳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櫝丸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 鬯孔云韜弓之器本作韔說

文云弓衣也蓋矢韜弓乃田事既畢之時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此詩古篇名作大叔于田葢封京後也前章所言不過與市井羣小狎邪無賴耳此稱其暴虎之勇射御之能從之者知有段不知有公其不軌之謀已兆于此矣莊公坐視不禁以成其惡而斃之故序曰刺莊公也後世如漢文友愛諸弟雖不同于莊公然至不朝賜几杖不問殺辟陽侯不問警蹕稱制不問卒令以驕恣自敗損愛弟之名姑息之不可用也如是　陸元輔云前篇叔于田親之也此為大叔于田尊之也京城大叔之稱賜之自公令從公于田稱之重公賜也

愚按莊公之備叔段非一日矣而叔段于田猶自逞其勇藝如此使公備之益深固知叔不足有為

無怪屢辭祭仲之請知非具敵也

清人　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云禦狄于竟時狄侵衛也

愚按春秋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師潰于河上自棄也葢欲逐高克而棄其師以逐之也故曰鄭棄其師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朱註賦也毛傳缺　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預註衛邑也　清在河北鄭在河南與為連界衛有狄患鄭禦于河上惟遣人覘清之緩急以為緩急非高克次于清也　毛云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四馬被甲所以駕車矛即車上所建　魯頌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秖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所以備折壞也英矛飾也魯頌謂之朱英曰重英者以二矛皆有英飾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毛云消河上地也　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矛在車上為五兵之最高者其製上勾故以喬名有二矛故謂之重喬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毛云軸河上地也　吳德操曰毛氏以彭消軸三者
皆河上地亦足見衛事孔急而清人漸退漸近于鄭
竟也　鄭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
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左　孔云鞌之戰郤克
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
未絕鼓音曰余病矣是克為將在鼓下也解張曰自
始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予折以御左
輪朱殷言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
愚按閟宮詩鄭箋又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與此箋不合攷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
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
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即以鞌
之戰攷之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已而左右皆斃豈非御者居中耶若御者在

左則六轡不均何以範馳驅而如甘誓得馬之正將以中軍為尊豈必定在車之中耶將居鼓下豈鼓不宜在左耶解張之血染左輪馬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于左耶鄭又云高克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則亦未定指御者在左矣愚謂軍中凡言左者退也故曰師左次左旋者有欲退之意抽刃者欲進而戰也言其或退或進皆無實事以為軍中之容好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按清在河北衛地因中牟有清陽亭相傳故清人城鄭箋朱註遂謂高克帥清邑之衆以禦諸河上夫高克成師以出豈宜獨將一邑之衆且春秋明有與宋公遇于清之文則清在河北無疑

羔裘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朱註益美

其大夫之辭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左傳云正曲為直荀子云是謂是非謂非曰直侯君也鄭云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或云舍作去聲　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于我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于命斯臨利害而不變　愚按人之正直莊嚴者必能臨難捐軀不變所守葢以平日卜之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孔云緣以豹皮為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武指其威望有力

指其擔當司直能爲國家主持直道非徒所自守者不渝而已

羔裘宴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宴温也淮南子註云三輔人以日出清濟爲宴宴而温英裘飾范氏謂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 承上言雖其有節操足以主張直道然涵養之深不激不隨故見于外者有文理可觀因又美之以彥

羔裘三章章四句

鄭厲公季年叔詹爲政不朝齊齊人討之鄭使詹往謝齊執之已復歸于鄭甯母之會鄭太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爲訴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乃止晉公子重耳過鄭弗禮詹諫不聽重耳反國伐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辭畢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弗

殺厚爲禮而歸之

鄭人以爲將軍

思按臨難不避舍命不渝也累建正論邦之司直也三良同時爲政所謂三英粲兮也朱註以爲美其大夫則非叔詹無以當之

遵大路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郝氏云君子相率而去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念先德而惠顧後嗣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朱註賦也毛傳䟫 道容三軌曰路摻毛云擥也袪袖口也孔云禮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

之本袪是袪之末　寁速也詩言我之留子幸無見惡當念故舊之情未可倉卒寁然而去

愚按不言其惡君而以爲惡我詩之善於立言也言故也好也不止爲留賢亦所以諷其君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䰯兮不寁好也

毛云䰯與醜古今字謂醜惡可棄之物　好情好也故以誼言好以情言

愚按交道之難至于與爲故與爲好甚不易得不寁者不速也言非朝夕所能速成也而忍遽然決絶乎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何氏謂此詩周公卿欲留鄭莊公也左傳鄭莊公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觀周公黑肩之語有以識周公卿欲留莊公之意

女曰雞鳴　序曰刺不悦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悦德而好色也朱註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朱註賦也毛傳缺　禮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為婦之道固宜聞雞鳴而起也　子興二句婦語也警以夙興勿甘同夢也　明星謂啟明之星有爛謂小星已不見也　嚴氏云此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可興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之曰子宜起而觀夜之何如蓋小星已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天將曉矣　爾雅云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郭璞云鳧鴈之類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則伸

其脚跟企直也　陸氏鳧鴈常以晨飛賦曰晨鳧旦至比之謂也言天將曉則有鳧鴈翺翔將起而弋之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此皆其婦之語　加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内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朱註和其所宜也

愚按宜言用之得宜也古人召賓客始飲酒鳧鴈以充豆實宜言飲酒者言宜于召賓客也士有射弋之伎足以自給女任中饋之事足以召賓是亦可以偕老無外求矣而況娛情適性又有琴瑟之靜好乎在御者謂其在所常御之處靜好言時時拂徽調弦以待其用也女之意益極欲樂士之志與終老耳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此章言非但娛樂之而已雖己之服玩之物亦無所愛蓋樂于夫之親賢如此　問遺也孔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古人通言必遺以物左傳衛侯以弓問子貢是也

愚按此士亦間居而好客者上章之言飲酒此章之言解佩皆婦所以成夫之志也來之者邀而來之之客也順之者與士同心之人即不來必思有以問之好之者非士之客而士好其人也好其人必資其益故思有以報之　此詩以女曰起皆婦人語夫之辭惟士曰昧旦一句為士語也子者皆婦指夫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李來云按篇中有琴瑟之娛雜佩之贈則此士女非

田家夫婦也古人以射為藝弋鳧與鴈亦士大夫才藝之事也左傳稱賈大夫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因歎曰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可証

愚按鄭國多亂此女不欲士之出仕而勸其閒居以弋射飲酒為樂也出而有鳧雁可弋入而有琴瑟可彈有酒可以名客有佩可以解贈妻能偕隱友與同心人生得此亦足以終老衡泌間矣玩與子偕老一語情見乎辭

有女同車　序曰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將妻之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而國人刺之此指忽如陳逆婦媯之事先是

周鄭交質鄭太子忽為質于周陳侯請妻之鄭莊公許之乃成昏至此時國人因忽之見逐追惜其取陳女而辭齊昏失大國之援故為此詩　嚴氏云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是詩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朱註賦也毛傳缺　有女陳女也毛云同車親迎也孔云士昏禮壻揖婦出門乃御婦車授綏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即先道而行故始曰同車次曰同行皆親迎之禮　舜說文作䑞毛云木槿也

翺翔言其儀度

瓊琚表其服飾

愚按此言忽之親迎于陳也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陳女也彼美孟姜指忽所辭者齊女也言同車之女

色如木槿之華朝華暮落不足恃也雖威儀服飾固亦可觀豈若齊姜之美且都乎都者雍容閒雅齊大陳小其女子氣象自然有別詩人但遙羨孟姜之美而齊大足援隱然言外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行解見前篇　英萼也說文云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德音謂齊侯欲以女妻忽之語其德足懷而不能忘追悔之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愚按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桓八年北戎侵齊齊侯欲以女妻之是忽先有妻矣辭齊

女不娶此正義也傳曰善自為謀此詩刺之言其謀不及國也益國人黨惡者事後之見不論爾時昏之當辭與不當辭也

山有扶蘇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毛傳興也朱註同　扶蘇扶胥小木也　以下文觀之喬松為高木則扶蘇似非小木或曰猶扶疎也枝葉高張之貌　荷華扶渠也華未開曰菡萏已發曰扶渠　世稱美好之人為子都或以貌孟子所稱是也或以德此詩所稱是也　狂言其志趣惑亂舉動輕率且語辭正指祭仲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通作喬爾雅云木上句曰喬　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

子充與子都同為美稱狡說文云少狗也故以比童鄭云狡童有貌而無實

愚按山與隰各有所産産亦各有其美豈以一國之大而不生一賢者乎廼昭公之朝曾未之見所見者

狂狡而已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何氏謂此與狡童褰裳三篇皆為祭仲足而作據左傳仲祭封人有寵于莊公使為卿為君娶鄧曼蓋嬖倖之臣也仲雖為卿詩人本其進身之始而醜之故目以狂且狡童

蘀兮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按左傳祭仲既

立忽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此詩之作當在祭仲與宋盟之時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朱註興也毛傳缺 說文云草木凡皮葉落墮地為蘀 言忽之必為仲所逐猶蘀之必為風所吹也叔伯謂諸大夫也女指叔伯也言誰有倡大義者則我將應而從之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漂飄同爾雅迴風為飄此則從風迴旋之意 要者約誓也和者和于始要者要于終謂約結而不負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愚按叔伯當指晉言蓋望同姓大國之定其君而國人相與從之也與褰裳同意

狡童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何氏云鄭人忠于忽者之辭聞祭仲有立突出忽之謀而因以告之也狡童指祭仲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 不與我言所謂陰謀也子稱忽也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 不能餐猶云食不下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嚴氏云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息猶安止也即寢不安席之意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以狡童指忽朱子闢之謂昭公之為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

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其論正確而以為淫女見絶而思其人誤矣

褰裳 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云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愚按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櫟詩人之所思者其在晉乎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朱註賦也 毛傳缺 子指大國之人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 補傳云溱洧未必褰裳可涉欲其急于

拯亂耳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縱爾不我思然大義所在獨無大國之人起而圖我者哉益激之也

鄧元錫云仲置君如奕棋益其易也故以狂且目馬狂也且言狂童之狂已甚故大國之正已不可緩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按洧水出密縣馬嶺山東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史伯所謂主丕騩而食溱洧是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郝氏云鄭風如蘀兮狂童褰裳諸篇慷慨傷時而其辭皆似婦人豔語此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也

丰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隂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孔云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朱註賦也毛傳缺丰通作豐贊其容貌之美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昌說文云日光也贊其儀容之有光采　先由巷而後入堂追叙婚姻至其家之次第將亦送也或曰攜持之謂言相攜而同歸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碩人詩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士昏禮女純衣纁袡而衣錦褧衣亦嫁時在塗之衣也　士昏禮婿親迎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景與褧同加褧衣于錦衣之上避道路風塵也　孔云婦人衣不殊裳謂衣裳相連俱用錦皆有褧即周禮所謂素紗蒙于禮服上者叔少也伯長也此指送嫁之人各就其長幼而呼之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先裳後衣變文叶韻耳行猶在道歸則至夫家矣

丰四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按左傳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請于二子使女自擇焉皆許之女自房觀之竟適子南氏何氏謂此詩疑

即其事前二章似男至女家以待女擇後二章則擇定而歸也

愚按或鄭國原有此例犯蹕而行之不然則犯妹擇所適以息兩家之爭國人善之因以為俗未可知也信如孔氏所云後二章情辭急迫不能少待廉恥道盡何取而録之

東門之墠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劉公瑾云自昔說詩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朱註賦也毛傳缺 嚴氏云東門鄭要會之地左傳隱四年宋公陳侯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孔云封土謂之壇除地謂墠 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即蒨草也

愚按諸侯尋盟于鄭常在東門故有墠鄭地多種茜婦女每以晨露結伴往采意其所思在東門相去不遠而為伴侶所碍不獲遂願耳故有室邇人遠之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說文作㮚徐邈說木至西方戰㮚羅氏云言木則凡木皆然而栗至罅發之時將墮不墮尤有戰栗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

愚按凡果皆散綴獨栗實或二三共處一房所謂刺房也有合室聚處之象故曰有踐踐行列貌言所居之密也家居密則耳目衆故不能往而望其就已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或因論語所引唐棣之華四句與此詩辭相類因合

為三章章四句季氏云唐棣之與東門各為起語室遠之與人邇亦各異情不得合而為一也

風雨 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嚴氏云五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愚按四公子之亂鄭無寧日矣文公即位內難始平而服從不一終歲受兵國人望治如風雨之長夜而望旦也賴有孔叔侍政繼以三良用事國漸以寧詩人所見之君子殆謂是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也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楊觀光云鷄鳴無風雨雁飛無晦暝物之恒也 夷平也 一說鷄鳴將旦之時荀卿佹詩有云聖人共手時幾將矣以興

既見君子必將有以平其禍亂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通作嘯說文云吹聲也風雨相亂其聲如嘯也禮注云膠之為言糾也曰膠膠者鷄聲與風雨相為糾雜而不可分别之意莊子膠膠擾擾乎是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月盡謂晦爾雅云㝠也鄭云鷄不為如晦而止不鳴按將曉則鷄鳴愈速不已者接續而鳴之此將曉之時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為淫奔之女當風雨之

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也夫輕佻狎暱鄭之聲也
後人比物寄興皆託為男女之辭若以辭害志則
屈原宋玉之賦
皆淫邪之辭矣

子衿 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申培說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愚按詩辭是師傷其弟子之廢學而作也禮有來學
而無往教故次章有不來不往之誚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故末章有一日三月之嗟學校見于六經者惟
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而鄭時有毀鄉校之議則當時
不重可知故至
鄉校者頗少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朱註賦也毛傳缺　衿與襟同古作衿孫炎云交領也說文云交衽也交　衿領下連于衽名衿衿是領之別名青其色也

毛云學子之所服

愚按嗣者絕之反謂身既去矣有音相聞此念猶不至斷絕而今竟杳然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說文云大帶飾也佩必有巾巾謂之飾亦青色背學子之服也　毛云士佩瑞玟而青組綬按玉藻篇青字作緼字緼赤黃之間色不得混為青也　來者來鄉校也即不能日夕親師獨不能來而一涉足乎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通作誂項籍與漢誂戰令文作挑說文云相呼誘也達致縱也博雅云逃也晉人凡逃于禮法外者謂

之挑達闕說文云門觀也在城闕者鄭云以候望為樂記曰燕辟廢其學此是也　禮樂不可一日而廢一日曠學則疑其荒廢已久況久曠乎

子衿三章章四句　朱子謂此詩儇薄不可施之學校亦以為淫奔之詩　愚按朱子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以此詩為學校而作矣

揚之水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孔云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竟以是死故閔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朱註興也毛傳缺　毛云揚激揚也　蘇氏云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楚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為之盡力以求與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　按左傳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謂鮮言鮮者謂兄弟甚衆無與同心者今雖多終竟是少葢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　呂氏云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少强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實心向之者乃闇於情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按二人者詩人謂自我以外更無一人有心向汝者也　黃佐云廷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

多矣其誕妄也久矣

愚按突圖忽而忽不知國人代忽作詩勸突冀其寢謀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郝云國風揚之水三見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昭公不能制權臣也鄭昭公見奪于突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事同也其詩彼為國人之歸沃此則徒傷昭公之失鄭耳

出其東門　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人思保其室家焉　郝氏云恒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茍全為幸雖有東門之游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

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為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為義士矣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朱註賦也毛傳訣 縞繒精白者曲阜人善作之故曰魯縞 孔云薄繒不染故色白也 綦蒼艾色鄭云綦文也 孔云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為蒼艾之文按蒼青而微白當是青白相間成文 巾佩巾即紛帨也禮婦人左佩紛帨紛本作帉大巾也帉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故下章有茹藘之異一是帉一是帨耳 員云通楊慎謂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員云通秦誓雖則員然石鼓

云君子員獵員游皆云字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云闉曲城也即今城外甕城門　孔云闉是城上之臺猶今城樓也　荼鄭云茅秀孔云茅之秀者其穗色白非他詩所詠荼也國語黃池之會凡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陣望之如荼亦以白色為如荼也茹藘可以染絳鄭云染巾也蒙上章綦巾之文知此亦為巾鎣知綦非染色矣此草鄭東門所有觀東門之墠篇可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劉辰翁云舍序讀詩詞意甚美按篇中情景從容似

非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時事也

野有蔓草　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愚按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蔓草生而有露正仲春時也故以仲春為媒月此詩當是男女會而相悅之作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毛傳賦也朱註賦而興也　清揚毛云眉目之間婉言其柔令也　適猶當也言與己之願適相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偕臧謂彼此各得所欲也

愚按婉如者彷彿之辭邂逅所見未能諦視逼真也仲春男女之會本媒氏期之而會而云邂逅以為不期而會不欲女有呈身之名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朱子謂與男子相遇于田野草露之間而作若然則直為野合即事詩耳　按春秋傳鄭子太叔賦此詩享趙孟與伯有賦鶉奔何異則宜與伯有同譏而稱之曰吾子之惠何也

溱洧　序曰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後漢書薛君註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　按此即後所謂修禊事也但彼乃士女同游故相于淫耳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朱註賦而興也毛傳缺　鄭云仲春之時氷巳釋水則渙渙然　陸璣云蕑即蘭左傳云刈蘭楚辭曰紉蘭天子賜諸侯茝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也　羅氏曰此非左傳楚辭所稱之蘭也蘭一名都梁香一名

水香大都似澤蘭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氏亦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釁浴以香藥薰草沐浴則用此蕑也　鄧元錫云淫始于游觀禮棄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士女淫于觀矣專言洧者水經謂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是溱已為洧所有故不必言溱也　訏通作迂言遠而曲也　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合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云瀏深貌水深故清　殷衆也盈滿也言游人之衆而填塞于溱洧之上也　陸氏云鄭人會于溱洧

秉蕑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返且來者益以衆也　將嚴云方且也較相字進一步言方且相謔而未已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朱註謂是淫奔者自叙之辭

愚按詩辭詳述士女相謔皆從旁紀事之辭葢詩人暴其事以刺之耳亦如鄘風桑中之類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譜畧　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武王克商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泰山之陰濰淄之野其

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愚按漢書地里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都此臨淄即營丘也齊世家云哀公弟胡公徙都薄姑今博興縣也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自立是為獻公復徙至臨淄是齊惟胡公一世居薄姑耳先後皆都臨淄也一統志古齊城在今臨淄縣城北臨淄與今昌樂縣皆古營丘地漢併為營陵縣隋始分治以昌樂為營丘縣

齊一之八　郝氏云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於齊可以觀魯聖人蓋微之也

愚按太史公為傳有其人之事本傳不載而別見于他傳亦用此法

雞鳴　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賢妃貞女

夙夜儆戒相成之道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朱註賦也毛傳缺　孔云禮夫人御于君所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此則夫人自聽雞鳴也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儆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　季氏云天將曙蒼蠅始有聲疑其已遲之辭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昌說文云日光也一曰昌言也朝既昌者以會朝人衆偶語者多聲音嘈雜故曰昌也　季氏云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幸其尚早之辭也　輔氏云一章疑于耳也二章疑于目也賢妃進御

于君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于耳目聞見之際見其似者而以為眞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孔云羽蟲三百八十鳥亦稱蟲以將曉而飛是東方欲明時也　禮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經賢妃兩警之後而君亦不違寧寢矣　子君指妃也末句加予于子之上益信為君之言前章妃儆君也末章君語妃以出朝也葢聞賢妃之言信羣臣之會朝已久亦欲早歸治其家事亟起視朝無使諸臣以我故而并憎子也　朱註三章皆賢妃告君之辭

雞鳴三章章四句

申培說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　按劉向列女傳有云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仲父治外寡人

雖愚足以立于世矣攷春秋傳桓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生武孟即公子無虧也少衛姬生惠公卒有齊國此其少者耶

愚按史太公初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遂不能與爭營立而齊俗由是急功利以致富強鷄鳴視朝應習以為常規玩此詩不但夫人警君早起君亦自欲起早也

還　序曰刺荒也哀公好畋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馬　鄧元錫云還刺禽荒也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旨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朱註賦也毛傳缺　孔云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　還通作嫙說文云材緊也所謂便儇也　峱山名今臨淄縣南有峱山　並即指子與我也　獸三歲曰肩　說文云豜三歲豕也　孔云大司馬法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以豜為三歲豕則知肩是大獸也　儇說文云慧也謂我儇譽言也以報荅還之譽也　章潢云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已也並驅示人已皆有能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盛也謂年華壯盛猶言茂齡也
好美也猶言年力與彼相當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昌說文云美言也蒙相稱譽是言之美也 豺祭狼卜說曰狼卜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 爾雅云牡貛牝狼 羅氏云鳥之類雄鷙于雌獸之類牝猛于牡以乳護其子不可得犯也是以羆為熊之牝而羆猛于熊狼為貛之牝而狼名獨著虎猛者稱乳虎蓋其類也

還三章章四句

申培說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而其篇名為營營丘也謂之營者指其通國之俗而言也

著　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郝氏云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下可知也婿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婿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為新婦之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焉

愚按春秋親迎禮廢不獨齊也惟魯猶行之桓公使公子翬往逆女于齊齊侯送女至讙春秋譏之譏桓公婚不正其始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門屏之間曰著通作宁李巡云謂正門內兩塾間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　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瑱以瓊玉為之而懸瑱之繩曰紞　弁師職云王五冕皆五采玉諸侯瑉玉三采玉

既三采則懸瑱之紞應亦如之此詩所云素青黃三色正諸侯之紞也 鄭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庭說文云宮中也門屏之內俟我于庭即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堂正寢也升階而後至堂即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華瑩英總狀玉之華色 呂氏云既不親迎故但行婿至婿家之禮婿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毛傳以瓊華爲士之服瓊瑩爲卿大夫之服瓊英爲人君之服 按

周禮註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疏云無旒之冕與爵弁不殊但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充耳惟冕服有之弁則否固知此為諸侯之服非士大夫親迎之服也况篇中所云著乃朝內之位豈士庶家所宜稱乎

東方之日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何氏謂衰當作襄刺襄公也

愚按詩未必正刺襄公特以襄宣淫無忌其下化之相習成風不以為恥觀此詩女入男室行無禮之事必非自遠來奔要即門以內之醜行如襄公文姜之類耳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傳興也朱註同　按日出東方暗室之中莫不昭察此女公然入男子之室無忌甚矣　毛云履禮也　愚按左傳魏壽餘履士會于秦之庭葢躡其足以示意也莊子曰履踦也亦以足踐之爲履詩曰履我即兮即就也葢不言而躡以示之意欲男子之就彼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月既望則終魄於東月出東方正明盛之時　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發者促其起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愚按春秋終襄公之世書文姜往會齊侯者五而如齊者再南山之詩曰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詩所

云在我室在我闥豈即指此事耶

東方未明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按挈壺氏之職惟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于朝告時是雞人之職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愚按挈壺氏晨夜自有一定之漏刻人主興居無節不依其時使之失職耳非不職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禮羣臣朝辨色始入今東方未明至于顛倒衣裳急遽如此以有自君所出而召之者耳 荀子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 引此詩云云然召不以時則君不以禮矣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毛云晞明之始升　古者衣與裳連上衣下裳急遽之時上者在下故曰顛之倒之既乃挈其倒于下者返之于上衣仍其上裳仍其下是曰倒之顛之當其顛之倒之則衣裳翻為裳衣及其倒之顛之則裳衣仍為衣裳矣　上章言召名見其人耳此曰令則將有所使之矣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樊通作藩說文云屏也即籬落也　瞿瞿驚眄之貌言樊不足恃雖狂夫不敢即安固宜思患而預防之左傳申公巫臣曰勇夫重閉況國乎即此意　不能晨夜者謂不能依晝夜之節以明而動晦而息也　不夙則莫言其恣情出入無復限制非失之太早則失之太晚所謂不能晨夜也

愚按前二章言號令不時此章言興居無節也惟非時出入所以防禁疏虞迨其後連稱管至父直入公宮為亂門無禦者唯一二小臣死耳此時蓋先為之慮矣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管子書亦云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序曰刺無節也則此詩為刺襄公乎

南山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此詩而去之 春秋桓十六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將行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讁之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搚殺之此詩齊人刺魯桓公公與文姜來齊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毛云南山齊南山也孔云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　綏通作綏以雄狐之尾似之　春秋秦穆伐晉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　王氏云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于齊　此章專刺文姜懷指姜言言姜既嫁而得歸矣何復戀于齊而來乎朱註以懷指襄公言考文姜如齊實魯桓從姜氏之意而往非襄公名之也

愚按魯道而曰有蕩言其無拘無碍夫人得以自由魯君不能禁止也詩人于姜皆不稱姜而稱齊諱其氏也齊固國之通稱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疏云服屨者著衣各有屨也複下曰舃禪下曰屨禪者單也下者底也夏用葛為之曰葛屨冬用皮為之曰功屨孔云屨必以兩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　冠弁冕之總名也緌說文云系冠纓也禮記註云結纓項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緌必雙方可對結　呂大鈞曰屨必有偶雖五兩各自相偶冠緌必雙雖一冠而緌之雙亦自為偶明襄公文姜非其偶也

嚴按屨卑而偶陰數也冠尊而奇陽數也冠屨有夫婦之義焉先葛屨而後冠緌是冠屨倒置矣屨言五兩偶而得奇陰偕陽也冠言雙緌奇係于偶陽從陰也失陰陽之序反夫婦之常譏桓之不能制姜而惟

姜是從也　庸常也言魯道往來其常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文姜以桓四年歸于魯至桓十四年齊僖公始卒計姜之歸寧往來魯道者屢矣父母既歿似可以已矣乃桓復從之以來何哉此章專刺桓公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此下二章追原其夫婦成婚之始本不以正而反言以恨之　毛云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之也　孔云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踐躡槩摩之也　藝麻不厭熟耕衡從其畝所以熟耕之也喻娶妻必宜慎重告諸父母所以慎重之也　嚴氏云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歸于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　鞠通作窮說文云窮也謂夫婦之道窮也

鄭云鞫盈也言盈其欲也

愚按夫婦始合不以正者後必難制既告于父母六禮備然後得娶明非苟合者比何為不以禮防閑而聽之盈其欲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註謂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故以析薪為比　鄭氏云析薪者雖同為異非斧則不克娶妻者雖異為同非媒何由得　極亦窮也亦謂窮其欲也　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云成昏于齊也杜預云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是桓之娶文姜初不由媒而得故詩人反言之如此

愚按嚴氏據左傳謂桓公娶姜時已無父母杜預謂公之成昏于齊不由媒介此後二章皆明指其始之不得其正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愚按姜氏至齊述桓公之言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則襄之通于姜非一日矣姜之懷齊不足道桓既知之而故從之以行是可異也

甫田 序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

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朱註戒時人厭

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朱註比也毛傳缺　甫通作誧說文云大也一曰人相助也　莠徐鉉云粟不揚生草也謂禾粟不穡揚而生　韋昭云莠草似稷無實　驕驕張皇之意嚴氏云蔓延長茂如有驕縱之狀　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服而遠者自至矣　說文無忉字當作怊悲也

愚按襄公不恤國事而勤遠人其力不足以及遠而强為之圖猶農夫貪甫田之美而無治甫田之力徒

使嘉禾化為稂莠亦空自勞耳故曰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謂桀然挺立也通作傑　怛說文云憯也

愚按田少則治之精而所收倍田多則用力博而寡收維莠驕驕桀桀貪多之名而失少之實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丱兩角貌嚴氏云言兩角如丱字之形　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丱兮城取此　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　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

愚按弁而曰突則去總角無幾時指襄公幼年初即位也其時蒙養未端人君之道未諳遽有好大喜功之志爲之無序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襄公即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即遇弑此其求大功與求諸侯之據也朱子謂此詩未見刺襄公何也

盧令 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朱註賦也毛傳訣　毛云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按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鵲黑白色　孔云環在犬之項下如人之冠纓然故毛云纓環聲也　下章言盧重環盧重鋂葢盧有帶重環者有帶重鋂者此以令令聲統之明非一犬也　其人指牽犬之人逐獸者犬也發縱指示者人也美以狀貌言仁謂有思于犬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環即領帶兩環毛以為子母環也鬈鬈曲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說文云大鎖也一環貫二者　偲鬈通頰毛也
陸氏云一章曰令令二章曰重環三章曰重鋂言田

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刺荒也

㦅按鬈與偲言牽犬之人皆鬚眉偉男子也君不修政事使壯士皆從于禽所以爲荒

盧令三章章二句

按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吾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又曰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則襄公之荒于禽不惟不恤民併不恤士也觀此詩以美仁鬈偲之人使之日牽犬以從狩㦅其人非犬無以見用于公矣則不恤士可知

敝笱　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按篇中有齊子歸止當是初嫁時國人知其婦道之必不終也故作是詩以刺之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毛傳興也朱註比也　郝氏云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以比帷薄不修也陳風有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則魴乃姜之比此詩首言魴鰥次言魴鱮鰥鱮之名變而魴名不變故知專以魴擬文姜而鰥鱮擬從者矣焦氏易林云敝笱在梁魴逸不禁舍鰥鱮而專舉魴亦罪坐文姜之一據也　魚目不閉謂鰥故古者以魚司鑰此凡魚皆然　詩人見魯桓昏懦逆料其不能制姜故以敝笱為比言女歸夫家猶魚之入于笱可入而不可出笱敗則任其往來今之入者不久將復出矣況以姜之健悍驕肆挾如雲之從者以偕行氣勢甚盛目中豈復有桓者哉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鄭云鱮似魴而弱鱗魚之不美者里語云網魚得鱮不如啖茹　如雨不獨言其多謂其傾從如雨之從天而下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行相隨順之貌蒙前章魴鱮隨魴而行以興從者隨姜而行如水不獨言其衆如水之長流而不息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朱註謂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蓋悞以于歸為歸齊耳郝氏云莊公之于文姜則于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網如笱可以刺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故敝笱刺夫而猗嗟以為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愚按婦人謂嫁曰歸歸止歸于魯也意文姜為女時必已不端其驕縱之習有類于漢唐公主之所為而相從之娣媵皆習于夸詐以為姜之爪牙力足以制桓公也齊人逆知魯桓不能制姜故于始嫁時詩以刺之

載驅　序曰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都大道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按春秋魯桓公殁後于莊公嗣位夫人與齊侯會于禚于祝如齊師于防于穀穀即今陽穀縣汶水與穀相近此詩疑即為會于穀而作也是年一歲再會出入無時內外無忌明年襄公為無知所弑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朱註賦也毛傳鈌　毛云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蓆也　孔云用竹為席其文必方　茀爾雅作茀凡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　陳祥道云鞎與茀皆革為之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簟茀是也　又云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衛夫人之車以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鞹是革之別名皮去其毛曰鞹以鞹挽車所以為固漆之以朱所以為飾　載驅二句指襄公言發夕謂文姜間襄公所在即夕啟行不能待旦　嚴氏云車飾之美盤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無恥甚矣　愚按齊襄檻殺魯桓絕無媿懼公然至魯地與姜宣淫目中固已無魯矣魯道有蕩與南山篇同解由魯無人制姜姜得自由往來魯道無所疑碍謂之齊子醜齊也傳曰齊志也齊雖藐魯然問所與淫者誰氏之子乎醜聲不獨在魯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二句以上章載驅例之亦指襄公　濟濟言齊謂齊色也　毛云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濔水滿貌言車馬之盛所見皆轡也　豈弟樂易也言文姜于是樂易無慙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孔云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　凌濛初云說行人便有口似砰之意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儦說文云行貌上章以水之盛對言人之多此章以水之流對言人之行　胡肩嘉云為邪而有凝滯不

暢之意其中必畏人也今觀其車馬之馳驟意氣之揚詡其所由者魯道也所渡者汶水也彭彭儦儦行人如此衆多也所求何事所合何人而舒徐容與坦然無疑乎詩人但為紀事而惡自著耳

載驅四章章四句

愚按齊詩皆稱齊子不稱姜者一以示譏譏其以齊之子而淫於齊也一以為諱諱其淫醜有玷于其氏也其亦魯之吳孟子之謂歟

猗嗟　序曰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仇狩也此詩疑即狩禚時事蓋公朝齊而因以狩也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故所言皆賓射之禮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昌說文云日光也歎美魯莊公之儀容有光采也公羊傳云宋萬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歸反為大夫于宋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當時侈稱之矣抑若揚猶言謙尊而光退讓以明禮也　美目而揚狀其眉宇軒翥盼睞可觀　孔云趨今之夹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也　射則諸侯相朝之賓射也

愚按抑若揚承頎而長來惟其長是以執玉雖俯而無傴僂足恭之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者稱譽之謂即宋萬誇魯侯之美知莊公美名之著久矣　毛云目上為明目下為清　儀者賓射之儀既成言終事也侯射布也正鳥名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雋故畫于皮以為的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不出正者發必中的也　當時疑莊公為齊侯子此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　春秋傳桓公六年書子同生穀梁傳云疑故誌之

愚按女之婿亦曰甥孟子帝館甥是也莊公于齊桓即位後已昏于齊矣或其如齊在齊桓時則即婿之

稱美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云孌壯好貌 清揚承上美目揚美目清而總言之 舞則選兮謂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此射終之事樂正贊工遷樂備燕之時也 樂必有舞謂舞應樂節也此非指莊公言特以起下句射則貫兮正在此時蓋能與舞節相應耳 貫者貫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始釋算若大射用皮侯則必貫革 周禮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樂以貍首七節九節者謂歌九終先五節以聽後四節以應乘矢矢必按節而發故曰節諸侯七節則三節先以聽後四節以應乘矢則同 四矢反者乃卒射時偶及賓主人皆拾

取授有司還其矢于受矢之故處也　呂氏云莊公弓矢之精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可見矣　通篇極贊其儀容枝藝之美而微寓不足于慨歎之中此立言之道也

愚按以禦亂今言外謂公之藝勇足以禦外侮而不能正内亂也以文姜為其母子雖材美其何以制之哉蓋惜之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郝氏云此詩較緻篤辭甚婉所以為母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言也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田間詩學卷三